



■ 草婴藏书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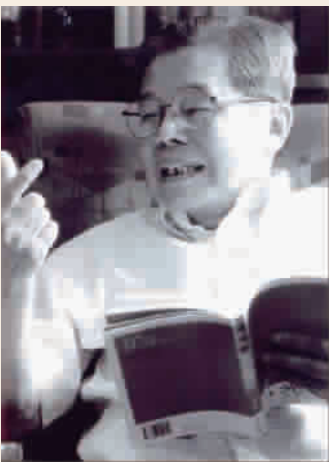
前几日,画家盛珊珊从美国写信来,约我为她的父亲草婴先生写一篇纪念文章。三十多年前,我刚从大学毕业,分在《萌芽》当编辑,盛珊珊是《萌芽》的美术编辑,我和她有过一段同事的经历。当时就知道盛珊珊是翻译家草婴的女儿,也知道她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英文,准备去美国留学。盛珊珊从未和我说起过她的父亲,但草婴这两字,在我心里是个响亮的名子,因为从小学时代开始,我就读过他翻译的苏俄小说,他翻译的长篇巨著《静静的顿河》和《新垦地》,让中国人认识了肖洛霍夫。草婴的名字,和那些名声赫赫的苏俄大作家连在一起,莱蒙托夫,托尔斯泰,巴甫连科,卡塔耶夫,尼古拉耶娃……在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家中,他是坚持时间最长,译著最丰富的一位。我在《萌芽》当编辑的时候,听说草婴准备把托尔斯泰的所有作品全部翻译过来,心里有点吃惊。这是一个何等巨大的工程,完成它需要怎样的毅力和耐心。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在草婴翻译之前,早已有了多种译本。然而托尔斯泰小说的很多中译本,并非直接译自俄文,而是从英译本转译过来的。经过几次转译,便可能失去了原作的韵味。草婴要以一己之力,根据俄文原作重新翻译托翁所有的小说,让中国读者能读到原汁原味的托尔斯泰,这是一个极有勇气和魄力的决定,他将为此一个人在书房里付出无数个日日夜夜的辛劳。此后的岁月,不管窗外的世界发生多大的变化,草婴先生一直安坐他的书房里,专注地从事他的翻译工作,

桥梁和脊梁——纪念草婴先生

◆ 赵丽宏

【作者简介】

赵丽宏 散文家,诗人。1952年生于上海市区。“文革”期间到故乡崇明岛“插队落户”,并开始文学创作。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文学》杂志社长,《上海诗人》主编,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中国诗歌协会常务理事,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客座教授,全国政协委员。著有散文集、诗集、报告文学集等各种专著共八十多部,有十八卷文集《赵丽宏文学作品》行世。曾数十次在国内外获各种文学奖。



▲ 草婴在书房

▼ 草婴翻译的托尔斯泰著作



把托尔斯泰浩如烟海的文字,一字字,一句句,一篇篇,一部部,全都准确而优雅地翻译成中文。苏俄的另一位文学大家肖洛霍夫的作品,也大多被他翻译成中文。草婴先生曾经说,如果不是文革的十年浩劫,他也来得及把肖氏的作品全部翻译过来。然而,人生有几个“十年”可以被一场灾难耽误!

我和草婴先生交往不多,有时在公开场合偶尔遇到,也没有机会向他表达我的敬意。但这种敬意,在我读他翻译的托尔斯泰作品时与日俱增。2007年夏天,原《世界文学》主编、翻译家高莽在上海图书馆办画展。高莽先生是我和草婴先生共同的朋友,他请我和草婴先生为他的画展开幕式当嘉宾。那天下午,草婴先生由夫人陪着来了,在画展开

幕式上,草婴先生站在图书馆大厅里,面对着读者慢条斯理地谈高莽的翻译成就,谈高莽的为人,也赞美了高莽为几代作家的绘画造像。他那种认真诚恳的态度,令人感动,也让我感受他对友情的珍重。在参观高莽的画作时,有一个中年女士手里拿着一本书走到草婴身边,悄悄地对他说:“草婴老师,感谢您为我们翻译托尔斯泰!”她手中的书是草婴翻译的《复活》。草婴为这位读者签了名,微笑着说了一声谢谢。高莽先生在一边笑着说:“你看,读者今天是冲着你来的。大家爱读你翻译的书。”那天画展结束后,高莽先生邀请我到下榻的上图宾馆喝茶,一边说话,一边为我画一幅速写。高莽告诉我,他佩服草婴,



■ 1987年草婴访问俄罗斯



■ 1981年草婴全家合影



■ 2007年夏草婴(右)和高莽(左一)、赵丽宏(左二)相聚于上海图书馆

佩服他的毅力,也佩服他作为一个翻译家的认真和严谨。能把托尔斯泰所有的作品都译成另外一种文字,全世界除了草婴没有第二人。高莽曾和草婴交流过翻译的经验,草婴介绍了他的“六步翻译法”。草婴说,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用了六年时间,修改了七遍,要翻译这部伟大的杰作,不反复阅读原作怎么行?起码要读十遍二十遍!翻译的过

木心是谁?三年前,恐怕很少有人知道他,就在他的故乡乌镇,老一辈的人也是一脸茫然。然而,随着木心美术馆的建成,随着他的学生陈丹青的大力推崇,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木心。

我没见过木心,按理说,我根本不具备“也谈”的资格,但是在他身上,有着传奇色彩,具有太多的国家变迁的痕迹,更主要的是他与我父亲杨可扬、丈夫张子虎、儿子张飏有着一定的关联,所以也就有了写出来的冲动。

百度一下木心,本名孙璞,字仰中,号牧心,笔名木心。中国当代文学大师、画家,在台湾和纽约华人圈被视为深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英和传奇人物。

想当初,木心也是一个热血青年,从他身上可看出当初中华民族所处的“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每个人都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的境况。那时木心还是上海美专的一个学生,他上街游行,组织学生运动,义不容辞地投入到鲁迅先生提倡的新兴版画运动中,于是和我父亲便认识了。1946年,他们和大家一起筹办了“中国抗战八年木刻展”,这个展览会在中国的文化发展历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见证了抗战期间文化战线上的成果。

木心是富家子弟,我父亲是农家子,应该说他们的生活方式,性格脾气有着很多的不同,但我父亲当时是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的负责人之一,也是木刻函授班的教员之一,他

【作者简介】

杨以平 著名版画家杨可扬之女,“老三届”知青,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赴黑龙江北安长水河农场,种过地,教过书,后考入上海师范大学艺术学院(上师大音乐学院前身),毕业留校任教,长期从事音乐理论基础教学工作,副教授。现已退休。著有《鹤鸣九皋——杨可扬画传》。

对所有热心于木刻运动的青年都尽到了热情扶持帮助的责任,也就在那时,他们留下了两张珍贵的照片,父亲一直保存着,现在到了我的手中,至今已整整70年过去了。

后来得知,木心的生活遭遇了太多的坎坷。开始是由于进步的政治倾向而受到国民党政府迫害躲避台湾。全国解放前夕回到大陆,1956年又受到肃反运动的牵连,疑似“里通外国”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并进了监狱,从此木心便销声匿迹了。像他这样的人,可想而知,“文革”中受到批斗侮辱在所难免,“文革”期间竟然三次入狱。

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后期,为筹备全国工艺美术展览,张子虎被调到工艺美术部门工作。一天他回来说起单位里有一个叫木心的同事得知张子虎的岳父是杨可扬时,对他提起了抗战时期的往事以及和杨可扬相识的经历,还对我父亲说牧心向你问好。从那时起,我得知了木心坎坷的过去以及他孑然一身的现

也谈木心

◆ 杨以平



■ 摄于1946年1月,左一木心,右一杨可扬



■ 摄于1946年9月,后排右二木心,右三杨可扬

状,照我等凡人的理解,一定是他的政治遭遇使他的情感生活受到挫折,在那个年代,有哪个姑娘愿意嫁给一个有政治问题的人呢?但恰恰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木心认为婚姻会束缚他,他是一个追求自由的人。正是因为他的独身主义以及对生活的态度,比如,他孤傲,不合群,喜好西餐西装,追求精致的生活,喜欢干净,注重外表,无论什么时候都把自己打扮得山清水秀……在那个年代,这种小资情调式的另类,注定了他不被大部分人理解和接受。

“他是不声不响的,我们和他没有过交流,当时只看到子虎和其他美校来的人和他比较好。”这是他们的同事给我发的微信。的确,张子虎与有才华的木心很是谈得来,虽然

那时木心还是他的“部下”,还有着这样那样的“历史问题”,但张子虎对他仍然非常尊敬。尽管也谈起抗战往事,尽管他与子虎也要很好,尽管他也知道我父亲和我们住在一起,然而,木心却从来没有到过我们家来过,也许有着太多的“也许”,木心与我父亲再也没有见上一面。

我儿子出生那年是羊年,子虎姓张,我姓杨,儿子属羊,就给他取名“张扬”。木心很有兴趣地问取了个什么名字,得知后,他沉思了一会儿,说,我给改个名吧,这个名字不好,第一,太一般,第二,那时社会上流行过一本小说“第二次握手”,作者就叫张扬,重名率太高,第三,孩子外公名字里有个“扬”,在古代是应该避讳的,我给你改成“飏”吧,这个字是“扬”的异体字,读音不变,意

程,也是探寻真相的过程,为小说中的一句话,一个细节,他会查阅无数外文资料,请教各种工具书。有些翻译家只能以自己习惯的语言转译外文,把不同作家的作品翻译得如出自一人之笔,草婴不屑于这样的翻译。他力求译出原作的神韵,这是一个精心琢磨、千锤百炼的过程。其中的艰辛和甘苦,只有从事翻译的人才能体会。高莽对草婴的钦佩发自内心的,他说,读草婴的译文,就像读托尔斯泰的原文。作为俄文翻译同行,这也许是至高无上的赞誉了。

草婴先生清瘦矮小,待人谦虚温和,生前从未听他高声说话,是典型的文弱书生形象。然而作为翻译家,草婴先生可谓一个巨人。写这篇短文时,我的心里很自然涌出两个词,一个词是桥梁,另一个词是脊梁。

桥梁,对草婴先生是一个被人说得很多的词汇,他的翻译,在托尔斯泰和中国读者之间,在俄罗斯文学和中国文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恢宏坚实的桥梁。感谢草婴先生,向中国读者展现了一个完整真实的托尔斯泰。

脊梁,也是一个合适的比喻。草婴先生很谦虚,把自己比作一棵小草,以文学翻译为世界添绿。但草婴先生的精神和品格,当之无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身处动荡艰困的时代,历经人世的曲折沧桑,他始终没有停止对俄罗斯文学的翻译,也没有放弃对理想信念的坚持。在人妖混淆、是非颠倒的时刻,他保持着清醒。我读了盛姗姗寄来的怀念父亲的文章,其中的很多情景让人落泪,草婴经受的苦难,常人难以想象,但他一生都挺直了脊梁做人,从不低下高贵的头。他是一个翻译家,他的心思却并非只在文字的转换之间,对自己所经历的多灾多难的年代,他没有选择忽略和遗忘。我读过他为《文萃博物馆》一书写的文字,那种真切和坦诚,撼动灵魂,袒露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良心。他对历史的真实剖析和深刻反思,和巴金的《随想录》有一样的风骨。

桥梁,脊梁,我把这两个词敬献给远去天国的草婴先生。

思不变,我们全家一致通过。这个“飏”字,当时电脑里输不出,很多人不认识,错念成“飏”,我儿子从此有了“张小彪”和“飏哥”的别名。电脑里打不出这个字,所以他所有的身份信息,要么用“?” ,要么用手写上去,还要到有关部门盖章,尽管造成某些麻烦,但我心里对木心的渊博学识还是很佩服的。

八十年代初,出国犹如大潮涌至,子虎得知木心要去美国,曾对他作过挽留,以他这样的年龄(时年已经56岁),已然不适合像小青年一样到异国他乡打拼,但他去意已决,一是只身一人,无牵无挂,二是他喜欢研究西方的哲学,三是这里的生活给了他太多的不公,再说无拘无束正是他向往已久的,于是他义无反顾的去了大洋彼岸。

到了晚年,他还是离不开那片生他养他的土地,在朋友的劝说下,终究回到了祖国,最后长眠于他的故乡。

他的遭遇,是中国很多知识分子的缩影,值得欣慰的是社会在发展,人们以更多的宽容接受了不一样的事物和不一样的人。

